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19  
12 May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九一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吉兰戈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卡德鲁德—丁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66)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我现在请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门、苏丹和索马里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我要请以色列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突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谢里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也门代表萨拉姆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迈丹尼先生（苏丹）：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能在你能干而明智的领导下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我们感到很幸运。贵国曾客观地、积极地为达到中东持久和平的努力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将对这个在议程上的项目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也要同先我发言的人一道欢迎苏联马立克大使阁下回到安全理事会。我祝愿他和马立克夫人康复愉快。我们的确欣慰见到他在安理会中恢复他的活动，做出贡献。我国代表团并欢迎日本大使并祝愿他成功。

自从安全理事会三月会议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已经有了很重大的发展，并且日益严重。以色列当局企图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新的移殖区，这种企图连美国也批评它成了解决中东问题的障碍，它更是引起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示威的直接原因，在示威中，阿拉伯人的学生、妇女，甚至连儿童都遭到了野蛮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蛮横攻击和残杀。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代表在他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安理会上的声明中并没有解释何以以色列军队要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野蛮进攻。他不但没有向国际社会解释他的政府的行为，反而照例地，企图以替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做了荒谬的解释——他的政府因为在该国屠杀人民，掠夺财产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多次谴责——来转移安全理事会对他的政府在被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所犯的罪行的注意。他把巴勒斯坦人的起义称之为“在西岸投下的一些零星的石头”，而事实上在过去几周，报纸和新闻广播里充斥了有关以色列在西岸对阿拉伯人民犯下的恶毒罪行：各个城市里到处都是罢工，巷战在继续，戒严已实施，当地及外国记者一律禁止进入肇事的现场，有些记者并因此而遭逮捕。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的《新闻周刊》中，鲁山先生就问了一个很有道理的问题：

“你真的要我们相信，以色列伞兵射杀了六名阿拉伯示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自己性命不保’吗？要是那六个示威者是以色列犹太人的话，你想他们会开枪吗？不会的，先生，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很知道，在这常常高呼‘民主’的国度里，种族主义是司空见惯的事。”

接着他又说：

“当然，埃及人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人是在进行煽动……当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积极呼吁骚乱。”

但是，一向并不偏袒阿拉伯人的《纽约时报》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报导说：

“骚乱的确是当地八年占领生活下，人民积怨的反映。”

在另一方面，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又力图为西岸和加沙的发展说得天花乱坠以迷惑别人。他说：

“我们引以自豪的事实是，在两个占领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都有百分之十八的实际增长；国民平均收入在西岸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第一九一七次会议）

只不过上星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还在此向安理会提到一九七〇年十月国防部为管理区域内协调活动单位的报告，其中有下列的话：

“这些区域一方面是以色列货物与各项服务的补充市场，另一方面，对以色列经济而言，是一种生产因素，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的来源。”

以色列代表说什么占领是人道的，对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政治与经济的利益，这都是毫不相干，极端肤浅的话。占领领土内的总罢工和示威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打破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枷锁，解放自己的决心。国内选举的结果已经粉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神话。巴勒斯坦人再度肯定了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毫不含糊的支持与承诺。

联合国中大多数会员国都曾在它们自己历史中的某段时期经验过外国统治和外国影响。有人曾经告诉过我们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占领者的仁慈指导下会享有种种自主所享受不到的繁荣和进步。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想法的错了。它已经指明了，外国占领是真正的罪魁，是阻碍我们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

在这一点上，很明显的，在这理事会中人人可以看得出以色列这一套说法与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那一套是异曲而同工的。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也曾不断使用同样的歪曲来为它们的占领、剥削当地土著进行辩护。

今年四月，南非总理访问以色列和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与以色列领袖们交换维持、延长它们各自占领的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意见和经验。这次访问受到了全世界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珍妮·马丁·西塞夫人阁下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谴责了这次访问。她表示希望：

“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都来谴责以色列政府发展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密切勾结，蔑视联合国决议的行动；警告以色列政府，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这种勾结都不会坐视，并发挥它们的影响力来说服以色列政府停止目前的方向。”

以色列代表在谈到阿拉伯代表相继发言的时候，再度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申诉，把自己说成是在多数阿拉伯人中间的无辜受害者。如果说，是阿拉伯人主动地要安理会注意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问题的话，那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前途，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并关系到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的前途的缘故。

在另一方面，任何对国际局势稍加注意的人都一定知道，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认为中东冲突是他们自己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也许有极少数人以外，再没有人会对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愿望漠不关心了。然而能了解斗争的真正意义的却仍旧是极少数人。

在非洲，南非总理的访问以色列是遭到广泛的谴责的。例如，加纳的《每日图报》和《加纳时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的社论中强烈指责这次访问。《加纳时报》的社论说：

“联合国曾把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形容为一体两面，同病相怜，一丘之貉，真是对极了。”

《每日图报》也说：

“全世界必须认清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合作的真相——为了追求共同的种族主义利益，它为非洲和中东带来了危险，它为整个世界和平带来了危险，因此必须受到谴责。”

南非泛非洲大会（泛非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的一篇声明中揭露说，如

果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能够得到一个孤立的、种族主义的、受尽谴责的政权的友谊和支持的话，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就愿意忘掉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 声明中说：

“沃斯特在战争时期曾因为自供为希特勒的追随者并从事亲纳粹的破坏活动而遭南非的战时政府拘禁过。 当沃斯特寻求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以压迫阿札尼亚的大多数非洲人时，对沃斯特这一段纳粹生涯的过去采取沉默……将使那些对纳粹集体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强烈抗议变成了装模作样。”

今天早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标题为“以色列的危险道路”文章中说：“以色列的朋友们会感到大惑不解，何以这个国家要有意地选择一条召致冲突与紧张行动的道路。 而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包括在挠攘不安的西岸——建立更多移殖区的计划就是这样的行动。 这种短视的行动只能使原本严重的问题更形严重，而且在与阿拉伯人达到最后的和平解决的道路上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总而言之，我要强调我在今年一月安全理事会上已表明的苏丹的立场。 我国坚决相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 它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关键。 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权威就不能得到持久的和平。 以色列从一切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是中东真正和平的绝对必要条件。 以色列现在的继续占领政策，建立新的移殖区和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措施和压迫，构成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决议。 安全理事会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和侵略不能保持沉默。

《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星期一报导说，以色列内阁决定，在被占领的西岸心脏地区扎营的极端民族主义移殖者必须搬到新地点去。 新地点将在数星期内决定。 该报报导说以色列内阁已呼吁加紧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的移殖。 这个新的证据确定了以色列的顽固立场和它决心维持并巩固其占领和剥削政策，违反

联合国宪章原则之一，违反联合国决议——这就是，不允许以战争攫取领土。

在这方面我要引证约旦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哈密德·沙拉夫在安理会的发言：

“这一次，阿拉伯方面又到安全理事会来，是对的吗？有什么其他办法呢？一个可能是完全顺着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件——这是此次辩论的主题，任其自然发展，直到它达到它的目的——终止以色列占领为止。现在那儿的反抗正在继续着，不因为安全理事会的不采取行动或阻拦而停止或夭折。但身家财物的损失却是高的，阿拉伯人和安理会有义务谋求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

因此安理会应该极其迫切地谴责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和它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措施。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

主席：我谢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首先让我为你担任这庄严的理事会五月份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同志，因一次不幸的汽车失事，使他与我们和他的职务离开了一些时候之后，现在恢复了他的正常工作，让我也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欢迎。马立克夫人也是汽车失事的一位受伤者，我应请马立克同志向她致候，祝她早日复原。

得你的许可，让我向日本常驻代表安倍勋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他是接替另一位受人尊敬的斋藤镇男大使的，斋藤大使在他任职期间赢得了联合国同仁的敬佩和赞扬。我相信安倍大使将在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最高利益上为联合国的工作作出有用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请求许可参加这次的辩论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索马里政府久

已反对以色列在中东非法的、不公正的和扩张的政策。另一理由是我们相信以色列最近表明政策是暴风雨的预告。国际社会不应掉以轻心或者不加理会。因此我们想说我们所支持的观点，就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再次考虑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事实和后果。

当论及中东问题时，即使并非不可能，也常常难以避免谈到过去。我不想占用理事会的时间和使大家忍耐着听历史的查考。但是，除非自本世纪初几十年至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一种关系里去看这些问题，是没有人能现实把握它们的。例如，对在占领区和以色列本土的阿拉伯人民加紧镇压和残害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独有的犹太国开始以来继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象这样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可是要想达到那种目标的主要障碍一向是而且继续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垂涎的领土是若干世纪以来另一个民族所居住的地方。

为了克服一个坚强民族不愿被消灭的这种障碍，犹太复国主义者用出了各种方法。我们看到的有分割土地，武装挑衅，大规模的恐怖统治和驱逐人民，和对阿拉伯国家的武装侵略和非法征服。所有这些政策统统用过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

总之，今天的情况与三十年前一样，我们应该知道犹太国的建立是基于一种离奇的假定，由于他们的宗教历史和二千年前曾在那里住过使犹太人便对巴勒斯坦具有超越一切的所有权。这种假定造成对中东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长期威胁。它不但说明了过去而且也说明了现在发生的种种情形。例如，它说明了为什么在几周以前以色列的军队护送了数千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昂然进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声言犹太人应可在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所谓以色列的领土上定居。它说明了何以犹太复国主义者要狂热地尽力改变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宗教、文化和人口的特性，以及决心要吞并这个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象对犹太教同样神圣的城市。它也说明了为什么把六十多个新住宅区有意地建立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每一个地区，和为什么去年以色列政府的一个机关花了五千万以色列镑在占领的西岸收购阿拉伯人的土地。



阿拉伯社会被推翻了，阿拉伯的产业被征用了，阿拉伯的家庭、乡村和城市被毁坏了，这都不是秘密。这些以色列占领的事实以色列自己都承认而且经国际的新闻工具广为报导。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但是重要的是，我以前说过，我们还是应该从历史的背景上来看这些事实。

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的扩张不是一夜之间在国际间出现的。它是紧随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开始的，并且已经成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辩论中的重大问题。不到两个月以前本理事会一系列会议上就已经讨论过与今天又在本理事会讨论的实质上相同的问题。这些会议对要求以色列停止它对阿拉伯领土和人民的非法和镇压性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所予的广泛支持，显示出安理会的各成员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那种令人担忧的情况的事实和影响具有充分的认识。他们知道以色列行政当局冥顽不灵地不顾它自己签订的日内瓦公约，忽视国际法的常规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甚至美国的否决——明显地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也是不实在的，因为照美国代表所说明的美国立场基本上是与决议的规定相一致的。

自从三月份安全理事会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之后，已经发生了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已经肯定地表示他们厌恶占领和反对蚕食他们的土地。揭穿了以色列企图使世人相信在以色列的统治下他们是很快乐的谎言。

另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对于他们之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里变成了三等公民之后，这个国家却还想征用他们的土地，以进一步抑低他们的地位，表示愤恨。

尤其应更加注意的是，以色列人已经表示决心要以最严厉和最残酷的手段镇压在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人的合法抗议。以色列的占领已经在许多地方侵犯了阿拉伯人民的人权，这种事实在过去七年中每年都由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加以仔细证实。可是，最近以色列的这种

残忍表现，甚而用到了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有时候还常常有冷酷的谋杀情事，其残忍和无人道的程度已更是变本加厉了。在北加利利，阿拉伯人为了反对土地之被征用而举行示威，以致有六名阿拉伯人被射杀，数百名受伤入狱的事件，就是表现自诩所谓“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真实本性的一个例子。在以色列统治下巴勒斯坦人民对于武装占领和不公平待遇的越来越感到愤怒和其所表示的抗议，以及目前这种火上加油的情势是瞒不过本理事会的注意的。自三月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发展就是西岸人民在最近市政选举的结果中所表示出来的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的极大信任。以色列代表时常试图使本理事会相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并不受到阿拉伯人民的重大支持。然而尽管有以色列的军队，被占领的西岸的人民仍然敢于全力表示坚决支持以巴解组织为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关于这一点，值得提一提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法国新闻社》半周通讯稿所报导的。一位在西岸市政府颇具影响力的人卡里姆·哈拉夫先生的一段话，哈拉夫先生在说到新当选官员的代表性问题时，曾这样说：

“我们不是政治人物，我们说的话，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才是代表我们的。”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自从三月以来，以色列公开而无耻地与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的勾结活动搞得越来越凶了。这种勾结和上月沃斯特带了南非军事专家的访问以色列，结果会造成这两个侵略者在共同反对中东和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上进行更多的合作。这种勾结也会得增加这两个政权共同发展并运用核武器以防卫它们种族主义者的根据地的危险。

当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时候，有些方面曾发出大声的叫嚷，但是联合国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坚持它们的立场，深信它们的评定是十分正确的。今天很清楚地看出第三世界的评定已经得到证明；以色列和南非少数政权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同盟，以种族的排他主义定为它们国家哲

学的中心。这两个政权对于国际法系统和对人权的尊重——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的藐视，也是彼此一样的。这些看法是和本理事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有关系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优越和排他妄想是决定以色列对其占领领土的阿拉伯人民和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民的政策的主要因素。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会员国都认识到最近中东的发展已经增加了该地区的持续紧张和其可能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不相信以色列代表把最近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和在以色列境内所发生的事件说得轻描淡写，或者拉扯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到辩论中来胡诌的企图会骗得了什么人。他的表现使我们想到一个律师因其当事人的案件理由不够充分，或甚至没有理由时常有的做法，就是说事证的不可信。

如我早先所说的，三月间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会员国都深切关怀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甚至美国代表也承认犹太人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定居是以色列和其邻国间求取和平的阻碍。问题是理事会大多数会员国主张采取果断行动的决心，会不会又因为一些与中东基本问题并不相干的顾虑而又受到阻挠。

我国代表团与本理事会和本世界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同样相信，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只有在以色列停止占领阿拉伯领土和巴勒斯坦人在其所选择的领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它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与国家独立之后，才能建立。巴勒斯坦人民许多年来在为争取正义和其建国权利的承认上已经表现了无比的勇气和决心。

依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安全理事会负有无可逃避的责任，须要采取行动以支援以色列侵略下的被压迫者，并运用道义力量和宪章规定的办法来迫使以色列尊重国际法原则，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顺从世界的舆论。

安理会再不采取适当的紧急行动去解决造成这个长久而严重的局势的基本问题，便会进一步增加该地区的紧张和进一步增加扩大军事冲突的可能。

主席：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的祝贺。

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讲话。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们坐着听了阿拉伯一连串象连珠炮似的诽谤和辱骂，我禁不住要再问本机构：是为了什么？你们真期望会有主权国家对这种发言作出积极的反应吗？你们这里有谁会因为你对于在这些辩论中所说的话有就对他让步的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人鼓起勇气来说：“够了，这不是解决争执的办法，不论是人道问题的争执，还是国际国际事务的争执？”

我在参加三月份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次辩论中指出，我是不怕反复辩论的。相反地，假如我能够鼓励我的阿拉伯同事坚持这样做下去，我是会鼓励他们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在这些辩论上所听到的这些反复的漫骂更能清楚地证明阿拉伯代表的伪善和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它们固然是讨厌、乏味和单调，固然只会产生反的效果，浪费时间，对我们之中许多人都会制造出许多麻烦。总括的说，他们是无理取闹。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用处：就是凡是我们在以色列人在公共关系方面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由这些阿拉伯同事在会场表现的作风中得到宝贵的弥补。

我再一次请安理会注意这个可怕而不祥的事实，就是除以色列代表之外，在这一辩论中，一直就没有人提到过“谈判”这句话——尽管是联合国宪章要求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安理会所通过的第338(1973)号决议也要求冲突各当事国直接谈判。安理会不发挥其增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却成了阿拉伯不妥协政策的有效工具，起了阿拉伯各国间内斗的作用，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谈判和和平努力的一个分子，这不是今天世界情势所以悲观暗淡的一个注解吗？

可是，从叙利亚代表讨论到犹太国在中东的权利和地位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都在被他改写了。从几天前——五月四日——大马士革电台下面这一段官方广播中最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所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矛盾和我们的阿拉伯同事设阱自陷的可笑僵局：

“开罗和安全理事会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个玩笑。自称为信奉科学和宗教的萨达特总统，（事实上）是一个无知和相信异端的总统；他已决定去捧……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他过去是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表演踩在脚下的。

“在一次表演性的儿戏行动中，他吩咐他在联合国的代表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

“当叙利亚把它提到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文件改了两次的时候，萨达特在那里？”

以上不是以色列的广播；它是正十天以前大马士革电台的叙利亚广播。

也许我不应该对我们的叙利亚同事太苛刻。他毕竟在这个沉闷的会议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段较为轻松的时刻。我指的是他在上次会议中严厉批评以色列不鼓励雅林大使的中东特派团的发言。据我记忆所及，雅林大使在大马士革并没有受到接待。我简直还怀疑他究竟有否到达叙利亚，因为叙利亚政府当时是反对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那正是雅林特派团的根据。我真的是为他这种猫哭老鼠的腔调所感动了。

我说过，我并不在乎他想继续这一表演，包括改写历史在内。但是他这种做法的目的在那里？它能使我们接近和平吗？我们被埃及代表紧急召来这里开一个显然是毫无目的的会议，因为它并无方向，所以被一拖再拖。它之所以无方向是因为我们的埃及同事显然还在等候指示。而这些指示则又要根据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发展才能决定。而这些发展则又要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和叙利亚之间愈来愈大的冲突来决定。而埃及的行动则又在使这些冲突变得更为复杂。这次把我们大家带到这一个会场上来的正是这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让我们的阿拉伯同事多花点时间，先把他们在这地区的拜占庭该纠葛先弄个清楚，等他们一切弄妥之后，我们再可以按他的吩咐回来进行讨论。

诚然，假如阿拉伯中东的问题搞得太复杂的话，也许安理会应该派出一个调停者去协助他们理清他们自身之间的问题。

不管这个会议上说些什么，与目前讨论最有关系的还是黎巴嫩局势的发展。我们昨天正式收到巴解代表在贝鲁特的通知说，他们已在积极参加反抗叙利亚在黎巴

嫩施展霸权的斗争——我这里借用了似乎是中国代表独有版权的一个用词特此向他致歉。 尽管巴解否认，我们一贯是这样说，现在证明确实是可以令人高兴的。

但是撇开这一切不说，冷酷的，可悲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原来应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之本组织竟然在为约旦河西岸丢石头的孤立事件上进行无益的争辩，而从我们开始这个会议以来，黎巴嫩有五百多人被杀，数千人被伤，却未见安理会和这个世界组织提过一提。 把事物正确地拿来看吧，从一九六六年起，在以色列管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扎九年这整段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伤亡总和还不到去年一年黎巴嫩平均一小时中的伤亡人数。 若非有积极的外来煽动，连这很少的伤亡也不会发生。

在苏联大使进行无理歪曲胡说“对成千成万和平的阿拉伯人进行种族绝灭、抢杀、逮捕和迫害”之前，我想建议他在发没有根据的议论之前，先把事情弄清楚。 我想苏联代表这些事实，大约是从安全理事会的逐字记录中得来的。 我认为这是最不可靠、最不可信的。 实际上，他现在正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从苏联访问以色列的代表团那里去查明这些事实；据报纸刊载，苏联的访以代表团现在正巧与成千成万的游客——包括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游客——一同在访问以色列。 最近在耶路撒冷山红军林参加一年一度的庆祝同盟国战胜纳粹德国纪念会的苏联代表团无疑地会告诉马立克大使约旦河西岸的事情真相。

当我回想到我们之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积极地参加过同盟军，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德国的斗争，而许多今天马立克大使深表关心的人们却曾支持过法西斯和纳粹的武装力量，对苏联造成过极大的损失和灾难，对我个人来说，也的确感觉到心平气和了。

苏联代表对我在这个会上提出恐怖主义的问题起了反应，他举出了他的代表团所受到的一些威胁事件。 以色列政府对卡亨法师所领导的一群人的态度刚由我们的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先生在这星期里说明过了。

他斩钉截铁地对该组织所发动的威胁事件加以斥责；指出他们不但为他们自己人鄙视，并且阴谋破坏了争取犹太人移出苏联和反对破坏犹太人活动的斗争。由这一小撮不负责任的人所干的这些可耻的威胁事件切不可与犹太人民根据苏联政府所同意的赫尔辛基会议最后决议书的精神，争取苏联犹太人移出与海外家人团聚的自由所作的努力混为一谈。

让我把我国外交部长这星期所作声明中的一段再说一遍，他在这声明中要求犹太人民“在精神上、实际上都出来反对卡亨一群人所采取的应受严厉斥责的方法。”事实上，他只是把过去以色列政府代表所作的声明重述一遍而已。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是谁做的，以色列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可是到现在为止，却还没有一个阿拉伯代表对困扰世界的恐怖浪潮发表过这种声明。而且有些阿拉伯政府却反而在积极武装、支持、资助这种恐怖行动，庇护恐怖暴行的凶手。这些是我们大家所周知的。

我在上次会议中就详细叙述过，几天前耶路撒冷的往来大道上布置了一颗炸弹。受伤的人有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外交官员，其中最重要的是西腊总领事和他的爱人。五月四日在贝鲁特的巴解在一件正式公报中，自认是他们干的这件“英勇”的行动。请问苏联代表：你对这件事情作何感想？你有没有谴责这种不分皂白以暴力伤害你曾经为他引过拉丁名句的外交官的行动；还是你和在这里的大部分同事都曾经投票赞成那些自承干这种恐怖行动的人来出席会议？美国和比利时的外交官在喀士穆的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内被绑了手脚的残酷射杀。据苏丹尼迈里总统透露是由亚西尔·阿拉法特直接下令的；安全理事会和你自己在公开场合对于此事有过何种反应？安理会议席上有过谴责的言辞吗？没有。却反而请了下令谋害这些外交官的人来大会发言。

当以色列的外交官在世界各地被枪杀的时候；当土耳其、玻利维亚和西班牙的外交官在巴黎被枪杀的时候；当巴解在伦敦企图谋害约旦大使的时候，你有何反应？苏联代表团不是与阿拉伯代表携手在本组织第六委员会里扼杀和埋葬了国际恐怖主



义的这个项目？记录具在，人人都可以看到、读到。

一位杰出的苏联政治家，马克辛·李维诺夫有一次说过，“和平是不可分的。”我认为恐怖主义也是不可分的：对它们是不能厚此薄彼的。世界各国应携手共同摧毁影响今天人类的这种灾祸，不然世界就会为它所毁。一定要等到影响你自己的时候才大叫大嚷是不够的。假如恐怖主义是不好，它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是不好的，都应该予以消灭。

我本可以长篇大论地反驳这里所发表的那些没有根据的恶意诽谤。这些话都是老调。我深信，安理会的各位会员连背都可以背得出了。再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能比苏丹代表对我们所作的教训更清楚地突出整个这一场辩论的荒谬绝伦了。苏丹代表在他这一篇辩论里对仅仅几年前苏丹南部五十万黑人基督徒被集体屠杀的这件事连提都没有一提。一个手上沾着五十万黑人基督徒的血的政府的代表，在这里教训我们，多阴沉的景象啊！

事实上，当时安理会并没有举行任何辩论，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也没有对黎巴嫩基督徒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举行过任何辩论。假如这还不足以显示这些程序的前后不符，那么我们且看看索马里的代表，这个国家已威胁了这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而成了它四周和平邻国的隐忧。它也自以为有权在这种气氛中说教。

我再问：任何有头脑的人会以为这些幼稚无聊的老把戏能影响任何人吗？更谈不上影响以色列了。

因为苏联代表在安理会上采取了立场，让我再引述一遍他的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安理会这个同议席上所说的话：

“你们尽可提出你们所喜欢提出的一切决议案。可是，生活并不需要决议案，它所需要的是可以帮助解决国际间未决问题的决定。

“作成这种决定的正当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便是：当事方面的直接

谈判。 现时我们一方面有以色列代表”——这是一九五四年——“另一方面则有埃及代表；他们相对地坐着。 让他们同桌会商，设法解决安全理事会目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深信他们必能寻出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来。 可是，有些代表，有些国家也就是为了这一点而顽强地允许当事方面直接谈判，而且设法干涉并企图阻挠这种谈判，这是很不幸的事。”（第六六四次会议，第95、96段）

以上是理智的呼声。

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只有在我们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代表和以色列的代表，开始坐下，同桌会商，而不是以这种无的放矢的态度在议席上相互污蔑的时候，我们才能走向和平。

主席：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埃及代表列席理事会并请他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我们刚听到了以色列代表侮辱人的话。他是经常讲这种话的。以色列代表居然厚颜地提到了雅林大使的特派团。难道他还不知道他的政府给雅林特派团的和对雅林照会的答复吗？我要提醒他：以色列政府曾经在它给雅林大使的答复中坚持要保有所占的阿拉伯领土，并拒不恢复一九六七年的国界。我认为他应该避免提到这种问题。

谁在这里对雅林特派团淌着鳄鱼的眼泪？当然是以色列代表，理事会的理事国都已经看到，我奉劝他把这些鳄鱼眼泪留下，因为他以后将不时需要用这种眼泪来辩护他的政府的政策。

我更要奉劝以色列代表不要再设法在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歧见上生是非。我记得我从前已经劝告过，但是我要再劝告一次，我要向他和这个桌子周围的每一位代表保证，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的人民都团结一致把他们的土地从以色列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的血液已于十月解放战争时合在一起。埃及和叙利亚人民将再度并肩反抗以色列的占领、扩张和恐怖主义。对以色列代表最合适的话就是以以色列外国记者协会主席两天以前对以色列政府所说的那一句话“住口”。

每一天都在向全世界证明以色列和它的首脑们是多么害怕真理。关于他政府在所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对待这些领土的平民的政策和措施，以色列代表设法蒙骗安全理事会但未成功。我曾经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对本理事会的讲话中提到以色列的军政当局虐待外国新闻人员和传真工作队员，虽然这是以色列的一贯标准政策和行径，但是这种虐待已于去年间变成明目张胆甚至于用体罚的办法来恐吓外国记者，这种办法包括拘留、逮捕军人的殴打及毁坏用具和软片等。所有这些与以色列代表为使理事会和全世界都相信他的政府如何民主及它如何爱护新闻自由等等而徒然作出的努力完全矛盾。事实上，以色列当局还用了极其荒谬的论据，例如他们指控说：外国记者曾经要西岸的阿拉伯人以示威来换取金钱。这种指控的极端荒诞

不经是每一个人都能明察的。

但是以色列的外国新闻协会对于这种愚蠢的指控立即给予决定性的答复，并发表了一篇正式声明，指控以色列当局在发动一项故意计划的运动，要将阿拉伯人的示威归咎于外国记者，并告诉以色列官员说：“拿出证据来，否则就住口”。外国记者协会主席，史蒂夫·德莱尼先生曾对以色列报章所引述的军事当局的话加以驳斥说：提出这种指控的证据来，不然便免提这些事。只在几天以前，以色列当局就曾经通过一位军事发言人宣布说：五月七日于拍摄小孩烧车胎照片时被捕的美国传真网记者、国家广播公司特拉维夫局主任、阿夫罗恩、萨利兹基先生指控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告诉他因为他在禁区内拍照他已经被捕了便把他押在嘉宁军事司令官的总部内。萨利兹基先生控告说：有一个士兵于夺取他的传真工作队员的照相机时，用步枪打他的胸部。

五月八日的《纽约时报》说：近几个星期中、以色列当局不准记者们于西岸各城市发生骚扰时进入那些城市。该报并说如果于暴力冲突发生时有摄影人员在场，便命令他们离开该地区，或禁止他们摄影。即使以色列政府自己的报纸《耶路撒冷邮报》也认为难以相信竟有人提出这样荒谬的被认为是极有疑问的指控。下面就是该报所说的话：

“事后回想，似乎还很清楚：助长这次冲突的既不是以色列的传真工作队员，也不是他们的外国同事。事实上，最近的西岸动乱早在许多新闻人员了解它的严重性之前便已爆发。尽管这样，官员们还是认为把新闻媒介当作替罪的羔羊比分析他们自己的观念出错的地方容易些。”

现在很明显，这种办法已经无法遮掩以色列极怕使人知道的事实真相。以往的几年中，以色列当局也曾经在加萨用过同样的策略但是并不见效，因为无论占领国如何企图抹煞真理，真理总是不能被抹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用每一种方法来掩饰他们占领区内的抵抗事实，但是他们越是要掩饰，越是不能遮掩。因此，我再次奉劝以色列代表不要轻视理事会理事国的智力，假装他本国是不怕真理的，

并自称它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维护者。

以色列的手法是变化无穷的。以色列政府在理事会的辩论中自称它正在改变它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想以这种办法来敷衍理事会的理事国。按照新闻电讯的报导，以色列政府大事渲染的决定是不准三十家移民者在被占领的西岸邻近那勃路斯处建立一个永久性定居点。但是，我怀疑，以色列政府是在设法愚弄什么人。以色列政府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同一声明中要求加强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中的定居点。以色列政府甚至还把西岸的另外一块地给这些移民让他们建立一个定居点。但是，重要的是这些移民现在都住在一个军营中。这也就是说：以色列陆军本身以住房、金钱、饮食及保护给予移民。因此，所谓以色列政府为了移民问题感到困恼，甚至是处于尴尬地位的说法全是假话。

这种定居点虽不是以色列政府直接建立的，它却是完全知道的。这种殖民政策决不能在以色列国外获得任何支持。最近荷兰外交部长、范、特尔、斯多艾尔先生曾同其他的政治家一致对这种政策的后果提出过警告，他告诉以色列国内的赫路特法西斯党魁，曼那查姆·贝琴说：荷兰政府不赞成以色列的殖民政策，事实上并对这种政策感到忧虑。但是，显然，以色列政府照常完全漠视这种意见或劝告，尽管它们是友好的。以色列政府在它的盲目的途径上，不顾关于这种政策的后果的一切警告。

著名的英国报界人士迈克尔·亚当斯先生用很明确的话说明了这种后果，他说：

“寻求中东的和平务必要迴避或克服好多障碍。其中没有一个障碍是比以色列人以故意在所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的约有60个以色列殖民点的方式急于完成的壁垒更可怕的。在这种领土上再多建立殖民点是白费心机自拆台脚的，全世界早已决定以色列应该撤离这些领土。建立这种殖民点会助长战争，而以色列的目标却应该是消弭这种战争。”

难怪卡拉登爵士于以色列的五十个殖民点繁衍变成约有七十个之前，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伦敦泰晤士报》上说五十个以色列殖民点是“五十个毁灭性的标杆。”

因此，最近以色列玩的花样骗不了任何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象我们埃及人

一样，认识这种手法。以色列在所占的埃及领土上建立殖民点的政策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九六七年侵略之后不久以色列当局便在西奈建立了几个定居点，但是以色列政府的胃口越来越大。因此，到了一九七三年初，便在东北部西奈开始出现一个具有空前野心的规划，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称为雅密特的新城，也是阿立许和加萨走廊之间的一个定居点复合体的中心区。雅密特是当时果达·梅厄政府的国防部长莫希·达扬的计划。达扬本人和不管部部长以色列·加利利都是这个政府中热中于使所占领土殖民化的主要人物——当然这是得到了梅厄夫人本人的同意和鼓励的。雅密特计划的规模如此浩大，即使在十月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关切的辩论。这个计划是在达扬的国防部内秘密拟定的，到了一九七五年九月才向以色列国会透露。计划预定要设一个25万居民的城市，它将成为所谓大以色列的第三个最大城市，有一个大深水港，一个国际机场，一个核电力厂及沿着西奈北部未遭破坏的海岸发展观光业的伟大潜力。如果这种规划甚至在十月战争以前以色列充满自信的愉快日子中似乎就已经是过份夸大到了狂想的程度，可是达扬却完全坚持要达到雅密特计划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他的合谋者之一曾对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纽约时报》说明：这个新城市

“将成为集中住在加萨走廊和埃及的阿拉伯人民之间的一个以色列缓冲区，大批以色列人住在那里阻止了加萨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合作。”

换句话说，将在占领土地上建立的雅密特，其本身将用来把以色列的边界朝西扩展，并稳固以色列所占的另一地区——加萨走廊。达扬本人曾于十月战争以前的几个星期向以色列无线电听众报告时证实了这一点：

“我提议建立雅密特以便它可以成为使我们能将边界更向西移的因素之一。”

战争之后，他还是继续不断地发展这个主张，坚持说：正和任何其它以色列定居点一样，雅密特“在以色列殖民的方案中有一个重大作用。”

《耶路撒冷邮报》曾报导说：达扬曾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终告诉一个选举会议说：

“边界不是用地图上的标记来划定的，边界是用定居点来决定的；因此我说：我们必须建立这个雅密特城。”

雅密特规划显然也牵涉到残酷地蔑视该地区的人民的权利。整个规划及定居点复合体的建立都牵涉到极大多数人民的被逐和流离失所。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开始了这种过程，当时把一块 3,000 英亩的地区没收了；一九七二年初又发生了没收的事情，不但完全无视居民的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人道考虑都不予顾到。

根据以色列报界人士兼去年巴黎出版的《神话的结束》一书的著者阿蒙·卡必里渥克先生所说的：

“以色列士兵们逐走了农民和伯都安人约一万名，铲除了他们的农作物并填平了他们的井。同时，另外还没收了 8,800 英亩地，并围上了有刺的铁丝网，不准被逐出的人越过这个铁丝网。”

根据五月十一日报导的政府官员对纽约时报记者所说的话，以色列政府正在拟定今后若干年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建立好多新定居点的计划。这些定居点从小村庄到工业城市，大小不一，而且都是沿着现有的 68 个定居点的路线的。照这种官员的说法，这种新定居点估计数之间的唯一不同点是有些人说这种定居点只有一打多，但是另外一些人则说：这个方案最后将包括好几打在内。

《纽约时报》记者也透露说：这些新定居点的计划是在五月十日以色列内阁会议中连同各种地图，图表和概算一起概括提出的。

我不知道以色列代表是否还需要比这些还要多的事实来证明他的政府的违反和平的政策——他把和平这个名词用得太多了。我们应该相信谁？相信以色列代表，还是相信以色列政府？

今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已在它的社论中说明了以色列的这种危险政策的真相。我的同事，苏丹大使，以前已经引述过这项说明，但是让我再把它引述一遍：

“以色列的朋友们将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国家故意要选择会招致战争和

紧张局势的行动途径。可是，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包括动荡不定的西岸上，建立更多定居点的以色列政府计划所走的正是这个途径。这种短视行动只会使已经严重的问题更加严重，并且在与阿拉伯人达成最后和平解决的办法上又放下一个障碍。”

昨天的《纽约时报》也同样地感到愤慨，它在它的社评里面说：“由于坚持使更多的以色列移民迁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错误决心，…拉宾政府只是替今后的决策者和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途径堆起了好多问题。”

这只是以色列设法在某一部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的一般轮廓。

我曾经在我对理事会所说的话中概述过以色列的这种预定的政策的其它各方面。但是，显然以色列政府不但不废止这种危险而具有挑衅性的政策，反而决心不理睬有关它们所循途径的后果的一切警告。最近以色列政府显然急于要鼓励过激分子向被占领领土进军，并挑动当地的阿拉伯居民，正同上一个月的所谓古希·埃米尼恩姆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曾经在以色列的报纸上登了广告说：“拥有枪械和乐器的人请携带它们来”。或者只是准备行动。同时四月二十六日的《新闻周刊》则绘述说：

“一批来自扣尔邦特·阿拉巴定居点的武装维持治安人员走到了希布伦，唆使受过训的狗冲向阿拉伯青年示威者。”

这和纳粹的作为一模一样。除了别的办法之外，纳粹常唆使猛犬扑向平民来唬吓任何抵抗，或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内举行武装进军。

看样子以色列政府仍在继续它轻视和不理睬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政策。以色列政府在理事会辩论阿拉伯被占领土情势时，竟宣布了与一家外国公司签订勘探和开发西奈石油资源的协定，公开宣扬它的搜括占领领土自然资源的政策。这件事的可笑之处是只有以色列国会内的几个反对党成员在反对这个协定。他们反对这个协定并不是因为协定要开发和搜括埃及的石油，更不是因为它将违犯联合国的



决议，而是因为外国投资者要分享一份，而这些反对党成员却要将全部战利品归以色列所有——又是一个与纳粹的做法显然相仿的例子，当时纳粹就掠夺了他们所占地区的自然资源。

但是，这些措施、作法和政策一个也不会损害到阿拉伯人民解放他们的每一寸领土的意志。终有一天以色列将为它从这些领土上劫掠去的每一件东西付出极高的代价，如果它真要在该地区内过和平的生活。不管以色列政府如何设法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势，它不能阻止阿拉伯人解放他们的土地及巴勒斯坦人民收复他们本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就理事会议席并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辱骂，辱骂，辱骂，骂阿拉伯国家，骂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甚至骂安全理事会本身，说安全理事会被阿拉伯国家操纵的活工具。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每逢辩论或讨论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罪行时以色列的这种一贯反应。以色列的代表一而再地问道：“你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把时间浪费在讨论我们在占领领土中的作为上？不要管我们。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完成在占领领土上的定居工作和完成我们想要安置在那里的定居点和殖民区的数目。”

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占领领土上做的事已经不是秘密。每天早晨在每一个报纸的第一版都有登载，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报纸。我手边就有今天的《犹太新闻》，它大号的头条新闻是：“以色列正计划建立数打新定居点，”并附着解释地图。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应该讨论这一件事情？这样会妨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扩张努力。请不要干扰他们。让他们进行他们暗暗的扩张，让他们完成他们对每一吋阿拉伯领土的控制和侵占。

一如既往，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对安全理事会要求开会的理由一字不提。成百万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成百万生活在丑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桎梏下或生活在难民营里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前途是什么？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来说，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根本不存在。

以色列代表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接纳雅林大使的叙利亚会提到雅林所作的努力。但是以色列代表立刻自己提供了答案。叙利亚当时不接纳雅林大使是因为那时叙利亚不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当叙利亚接受了该决议时，它提出了两个条件，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却一直不愿意记住这些条件。叙利亚表示，它只能在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形下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那两个条件就是，每一吋阿拉伯的领土必须获得解放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国家权利必须恢复。我们在得到了保证，即该决议会导致那两个条件的满足之后，才接受了该决议。

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这就是这庄严的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初的一月辩论中决定的。在场的每一位都同意，第242(1967)号决议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一个公正和长远和平的建立，该决议缺少一项重要的成分，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个问题不断地出现在自那时起的每一次辩论中。在该地区建立公正的和平的三个基本原则是撤出所有被占领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国家权利和向那时在该地区的国家提出生活于和平之中的保证。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及一些其他介入冲突的国家都接受了第242(1967)号决议。因此，假如我们那时不接纳雅林大使，或者我们不作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向我们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对该决议不承担义务。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第242(1967)号决议承担义务了。他们反复地说阿拉伯人不愿意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那么，既然他们接受了该决议，为什么却对雅林大使的备忘录反应如此消极呢？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南非政权之外就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政权却说阿拉伯居民反抗的英勇行动是恐怖主义。可能赫佐格先生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因为他自己曾经是占领西岸的军政长官，在他的手中成千阿拉伯人遭到酷刑，受到驱逐和迁移，在他的手中他们受到了赫佐格先生及他的政权在纳粹政权统治下所尝到的惨痛经验。但是现在这是巴勒斯坦的悲哀了。那些在纳粹罪行下受害最深的人现在正以同样的手法和更残酷的手法来对付阿拉伯人民。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几位非阿拉伯人，从汤因比教授算起，以及一些具有良心的以色列人都在奇怪，在纳粹罪行之下受到这么大的痛苦的人如何能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施行同样的罪行。

只有侵略者和种族主义者才会将反抗运动和反抗运动中的英雄形容成恐怖主义者，主席阁下你自己也是英勇反抗纳粹的法国人民之一，在此地的大多数理事国，不管它们来自西欧、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反抗了纳粹的侵略，或者来自参与国家解放运动斗争的非洲国家，大家都知道，反抗占领者和侵略者的行动是英雄

的行径，而不是恐怖主义的行径。只有那些想要侵占领土和控制人民的种族主义政权和那些侵略者，才认为这些是恐怖主义的行径。

我奇怪赫佐格先生在这里干什么，为那个放在巴勒斯坦的政权讲话。他为什么不回到他原来的老家都柏林去呢？那些现在在理事会谈巴勒斯坦和该地的情形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生在巴勒斯坦。他们都不是该地的外人。但是赫佐格先生本人以及他的那个政权中的许多领袖都是从南非、波兰、苏联或美国来的外国人。他们与巴勒斯坦领土毫无关系。在此地的是来自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是他们在要求安全理事会的帮助。

以色列的代表一而再地试图避开真正的问题；他们反复地谈其他与理事会所审议的事无关的事情。以色列代表一再地提到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故，并不断地说那里的基督教徒受到灭种性的屠杀；回教徒在与基督教徒交战；基督教徒在与回教徒交战。这些话出自一个完全建立在宗教排他性和宗教歧视上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我想我可以了解。他会认为世界上每个地方，甚至在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中，事情都是如此这般：基督徒反对回教徒，回教徒反对基督徒。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幸的是，在黎巴嫩所发生的是一国中兄弟之间的争执，是左派与右派间的争执。右派中有许多人是回教徒，而左派中有许多人是基督徒，他们并不是因为宗教或信仰而战。

就拿我国代表团来说，它包括两位信基督教的外交官和许多叙利亚人，非基督徒，亦非外交官。这位坐在我旁边，代表英勇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是一位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回教徒之间有什么差别。而这却是以色列国建国的基础，它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和宗教歧视之上的。这不是阿拉伯思想或阿拉伯传统的根据。相反的，我们的悲剧和痛苦之所以发生多半由于阿拉伯的容忍。阿拉伯国家自古至今一直是所有少数人的避难所。我们有德鲁兹教徒；我们有基督徒；我们有亚美尼亚人；我们有回教徒；我们有犹太教徒。大家和谐地生活，我们共存，因为有一句我们都觉得很珍贵的阿拉伯谚语说：“Addindu lillah

walwatanou lijamie'e ”：“宗教是属于神的，但是家园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可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是永远无法了解这句话的，因为他们的国家是全然地并且仅仅建立在犹太教优于一切的理论之上。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尊重犹太教。其实，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导源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在我们的祈祷中，我们每天重复地念到犹太教和基督教先知的名字。作为回教徒，我们一天五次恭敬地及崇敬地重复摩西、耶稣以及穆罕默德的名字，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却相信他们的优越性。就在上周，我读到一份犹太报纸的社论，它说那位在1,380年以前给了我们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将一个种族主义的宗教带给了世界。所以它们连导源于他们自己宗教的宗教都不尊重。但是我们回教徒尊重犹太教，也尊重基督教。我们反对的是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又一次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试图在兄弟之间，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搬弄是非。他从东边找了一点电台的广播，从西边弄一点剪报，说埃及在批评叙利亚、叙利亚在批评埃及。我可以向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代表保证一件事：假如我们有争执的话，我们的争执在于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将之从我们的土地上铲除，如何用最好的方法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如何用最好的方法从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侵略中解放我们的领土和我们的人民。

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利比亚人、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曾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和一九七三年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同一战争中一起流过血，他们将会继续地在联合的和统一的战争中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流血。

主席：苏丹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迈丹尼先生（苏丹）：今天下午我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中说到以色列代表没有解释他的政府对没有武装的巴勒斯坦人民所施行的野蛮和残忍的攻击。现在我们仔细地听了他在几分钟前的发言，他依然没有提供他的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施罪行的任何理由。

以色列代表又重施故技，为了要分散安全理事会和国际舆论对他的政府在占领领土上所犯罪行的注意力，他提起了某些阿拉伯国家内的发展。提到我国时，他带着种族主义和轻蔑地说——我很不情愿地在此引用他的话：

“再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能比苏丹代表企图教训我们更清楚地突出这整个辩论的荒谬绝伦，安理会确曾把仅几年前所发生的苏丹南部五十万黑人基督徒集体屠杀的事情置之不问。多阴沉的回忆：一国政府的代表，手上沾着五十万黑人基督徒的血却坐在这里教训我们。”（同上，第28页）

我对安理会的尊重使我不至于将格调降到象以色列代表那么低，用一些不成体统的言词。我想来摆一摆事实。

我们并不声称苏丹没有问题存在。但是，在表明了这一点之后，两件事变得很明显。第一，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它是一个长时期的周详厘定的政策的产物，而我们在独立的前夕承袭了这份遗产。第二，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和恶化是因为外国的干涉，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干涉。以色列代表是一位将军，他曾经负责军事情报。他一定很清楚以色列在那个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负的责任。他也一定很清楚以色列对许多非洲国家内政的干涉，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驱逐以色列的代表出境。

但是，尽管这一切困难、挑战和阴谋——尤其是来自以色列政权的阴谋——苏丹人民在勤奋和充满活力的领袖领导下成功地以足以为他人典范的方式在一九七二年缔结了亚的斯亚贝巴协约，这几乎是五年前的事了，由此使得苏丹的全体人民循着和平的途径达成统一。从那时起，苏丹就一直在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

以色列代表不必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已以足以为人典范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一个问题,他至少应当注意到我们对于苏丹犹太人方面所作的积极性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苏丹尼迈里总统在他的文告中敦促移民到以色列的苏丹犹太人返回他们的国家,生活在它的宪法下,这部宪法给予苏丹公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任何基于出生、种族、地域、性别、语言和宗教的歧视。 一部分苏丹犹太人响应了;他们离开了以色列,回到苏丹。 苏丹政府的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的决定,编入文件第S.O. 200 GEN. 号,受到了广泛的赞赏。 这是良好措施的一个例子,现在就是迫切需要这种措施以帮助在中东建立一个长远的和平和解决。

另一方面,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消极和不妥协的态度是安理会中所有理事国所熟知的。 我相信我无需在这明显的事上多费唇舌。 只要看一看以色列内阁在上星期日作的决定就足够了,该决定要求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许多新的定居点。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内曼教授建议:

“我们要在西岸住上大量的犹太人,使政府永远无法撤出这块地方,即使是想以此交换和平。”

这证实了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最终目标是永远占领阿拉伯的土地,而并非是以色列代表想要我们相信的中东和平。 以色列必须了解,阿拉伯民族决心解放所有被占领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不论它会遭遇到任何困难和牺牲。

就在昨天,《纽约时报》用下面的话来形容以色列的扩张态度:

“就外交上而言,犹太人口中心扩张到占领领土以内,包藏了将来与邻近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产生冲突的根源。”

《纽约时报》并补充说:

“不管他们感情上的渴望和挫折如何,以色列的领袖必须扪心自问,他们之迈进这样的冲突,是否真的是在为他们国家的利益服务。”

以色列代表是最没有资格来谈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一个人。他的国家的记录是为联合国的机关所熟知，而后者对以色列谴责的次数已屈指难数。以色列违反日内瓦公约中关于占领领土，战时对待平民，违背人权等条款的事已是常识。我可以提出几十个以色列在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方面的事例来，不过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

让我再度提到以色列将军的种族主义的言论。为了他的缘故，我想重申，现在被称为一九七二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协约曾经受到非洲统一组织最高阶层会议的赞美。它也得到非洲大陆上所有总统的赞美。它被用来作为解决内部问题的例子和典范。但是，以色列代表当然是无法了解，或者说无法咽下这样的行动的。而全非洲教会会议曾经赞美一九七二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协约。在非洲以外，在那些令人尊敬的欧洲首都如伦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亚的斯亚贝巴协约也受到称赞。各社会主义国家：伟大苏联的莫斯科、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以及中国都曾称赞它。它受到所有友好国家的称赞。不用说，以色列对这些是不太高兴的。

就在去年十一月，《伦敦经济学人周刊》甚至进一步地提名苏丹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得奖人。

我可以继续举出许多各方赞美和称赞南北苏丹之间协约的实例。其实这协约本来与他们无关，但我们还是很感激的。

但是以色列的记录是什么？我肯定以色列代表从以色列的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值得鼓舞的事。因此，假如安理会无法采纳他谬误的理论的话，是不会受人责难的。

主席：苏联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必须提请各位注意以色列代表在此进行审议所采取的奇怪方式。如果我们注意他的判断，那末他所说的每件事都是绝对的真理和事实；另一方面，其他代表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所说的每件事只不过是接二连三的谎话和虚构的事。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根本不能在安全理事会上审议这个问题。

以色列代表谴责苏联说它不该强调安理会逐字记录中关于以色列占领部队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所犯的恐怖行为的情报和材料。如果真的这样，那是犯罪的吗？

我们在安理会上听取了各国的官方代表的发言，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我们认为他们的发言是他们政府的官方声明；安理会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发言中提出的各种事实和材料是以色列占领部队在阿拉伯领土上进行的恐怖行为的证据。自然地，那些事实令以色列代表不高兴。

因此，让我们抛开以色列代表对于我们从何处获得有关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上实行恐怖主义的情报的设计出来的挑战。人人都知道这件事。甚至美国报纸也报导了，前天阿格纽先生说，美国报纸完全操纵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纽约时报》大量刊登领土的以色列管理局所执行的恐怖主义和射杀，事实就是从那里来的。全世界的报纸都发表了这件事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安理会在审议这个问题。因此，以色列代表试图藐视这些事实的意义和所引证的论点以及阿拉伯代表的发言，是不会成功的。

他提到有一个来自苏联的代表团最近在以色列。我必须在安理会指出，我没有关于这一代表团的任何消息，但是，我肯定那个代表团不是在以色列，或者，如果那个代表团是在以色列，那也不是五月一日射杀占领领土上示威的工人期间。

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当然有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迫整个民族的原来居民撤出自己的家园也是一种恐怖主义。赫佐格先生可以在他喜欢的报纸，今天的《纽约时报》上读到实际上正在进行的这些驱逐行动。叙利亚代表让我们看一家美国报纸第一页上的一个标题，意谓以色列占领部队正在将原来居民驱出领土，并

将以色列自己的公民移入那些地方。那是一种恐怖主义。

用武力篡夺土地难道不是恐怖主义吗？夺取阿拉伯人的财产也是一种恐怖主义。驱逐他们和剥夺他们的谋生之道也是恐怖主义。而且，这是种族灭绝。

它意味着将人民从自己的家园驱逐出来，并且仅因为没有谋生之道他们就必须死。这是以色列对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人民的政策。以色列代表提到其他国家来试图为这种政策辩护的手法是不会有帮助的。

我们毕竟不是在审议其他国家的情势；我们是在审议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政策。那种政策受到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和安理会的决定的一再谴责。但是，以色列始终不理。

以色列代表提到已故的维欣斯基先生的一句话，但我不认为这句话能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或能帮助他为这些行动辩护。它清楚地区分各种决议和决定。

以色列代表或许是个新代表，不够消息灵通。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的决定对本组织各会员国具有约束力；许多此种谴责以色列的政策和要求以色列采取某些行动的决定，都在本组织上通过了，但是以色列对它们都置之不理。因此，当以色列谈论言行和决议及决定时，它应该执行联合国已经通过的各决定。它应该拿它的行动给我们看，而不应一味地花言巧语，因为花言巧语不能使任何人相信。

你使用“对苏联内的犹太人的压迫”一语。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怀敌意的、不正确的、邪恶的虚构的话。在苏联的犹太人绝对没有被压迫，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国内有120个以上的民族。举例说，我是一个乌克兰人；我代表苏联。我的一个副代表是亚美尼亚人；另一个是犹太人。这个可以让你知道苏联内的民族平等是什么样的。而且，任事歧视——任何拒绝尊重其他民族的事——根据我国法律是要严厉处罚的。

因此，认为我们压迫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是美国、以色列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

者捏造出来的邪恶的、恶意的杜撰的事。 它的目的是要分散我们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实行的侵略和恐怖主义的注意力。

但是整个世界确实了解那些武断的话的虚伪性质。 我们谴责一切形式和现象的恐怖主义。 我们立即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者宣传的谎言，说什么苏联压迫犹太人，因此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苏联外交官应该杀掉。

我们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恣意的这种政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的组织，它鼓吹恐怖主义。 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把恐怖主义包括在其武器库内。 关于这一点，苏联代表的发言提出了毫不含糊的、颠扑不破的事实证据。 现在引述叫作犹太保卫联盟的一伙恐怖主义者的头子卡亨法师的话。 但是，这个是五月十一日《每日新闻》公告的一个最近的公报：

“卡亨警告说：在美国的犹太战士可能绑架苏联外交官，以便帮助苏联的犹太人。”

那是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分子说的话。 显然卡亨是在那里。 他是个罪犯。 你们把他关起来，然后释放他，派遣他到美国以便在美国的犹太人中间组织此种造反活动，并提出疯狂的、杜撰的口号，“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好象这牵涉一个民族。

犹太复国主义有什么权利代表苏联、英国、美国或法国的犹太人发言？ 苏联犹太人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是苏联公民，应该照顾那些人是我们，而不是你们。 你们宣称代表全世界的犹太人，你们正显出你们自己的种族主义——“上帝的特选子民”。 联合国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相当正确的。 这由你们的政策可以证明出来。

同时，某人正在资助这些年青的男孩和女孩，给他们一串照语音译的选定的俄国骂人话，他们站在街上照着这串话乱骂。这是可耻的。 这对于正派的犹太人是可耻的。 这对于美国人也是一种不名誉和耻辱。 而且，这些年青人集合在苏

联代表团对面的犹太教堂的阳台上，向全世界叫嚷这些选定的俄国骂人话。苏联的妇女和小孩来来往往，但是，明显地这些示威的组织者的文化水平已经降得这样低了，以致他们甚至不对这个加以考虑。

一个人怎能想象一间供祈祷用的房子，一间受到每个犹太人尊重的犹太教堂，竟被作为此种卑鄙谩骂的讲台？你或许会说那些骂人话是俄国话，是外国话；但是，它们仍然是谩骂。因此，该犹太教堂已经成为声名很坏的一个地方。你们还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呢？

然而你们鼓吹这种事；你们以指称苏联境内的苏联犹太人被压迫的怀敌意的谎言来为这种事辩护。那是恶意的谎话；怀敌意的捏造的话。

犹太人在苏联享有极端特权的地位。 我以一个乌克兰人的身分，我敢说或许乌克兰人当中受到高等教育的不及苏联的犹太人中受高等教育的那样多。这是歧视吗？犹太人当新闻工作者；他们在新闻、电视、电台和教育机构工作；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脑力工作者；他们不从事农业；他们不在煤矿工作。而你们还谴责我们压迫他们？

我们同罪犯斗争。 每个国家有同罪犯斗争的权利。 你以为我们应该怎样处置试图劫持列宁格勒的一架飞机的犹太复国主义罪犯集团呢？感谢他们吗？吻他们吗？我们定他们的罪，我们把他们监禁起来。 这样才符合苏联的法律。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何权利来干预我们的内政？这是他们的政府和那些作为他们国家的恩主的人的一个恶意政策。

他们抱怨阿拉伯代表控告和谴责他们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恐怖行为。 但是我们应对那些侵略者和占领者讲什么话呢？我们必须感谢他们吗？我们必须向他们屈膝吗？我们必须吻他们吗？他们不会听取其他的语言；必须以这样的态度对侵略者和占领者讲话；他们的行动必须受到谴责。 而且，不要让他们认为阿拉伯代表会感谢他们；不要让他们以为阿拉伯人会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占领和篡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因为他们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家园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如果他们处于阿

拉伯人的地位，他们会感谢侵略者吗？他们会感谢那些占领他们领土的人吗？当然不会：他们会谴责那些人。所以，让以色列人顺从这些谴责，并得出适当的结论。但是，他们不该藐视它们。

以色列代表谈论谈判；他说没有人曾提到会谈。我自己就谈到会谈，并且我提到此种谈判的机构。我曾谈到举行这些谈判的条件。有三个条件，第一，以色列部队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第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和成立自己的国家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三，保证中东各国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他对那些提议都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可以在什么基础上同一个侵略者和占领者谈话呢？

我们是侵略者的受害人；我约略知道侵略意味着什么。从前希特勒的军队靠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他们还穿过高加索山脉。如果希特勒在那时提议会谈，我们的情况比起他的怎样呢？他差不多拥有一半，也就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而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损失和战败。因此，在同侵略者谈判之前，我们必须先谈此种会谈的基础。

四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的声明中提出的会谈基础是一个实际的、合理的基础，但是以色列代表拒绝了。以色列为了破坏日内瓦谈判，想出一个借口：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不希望进行这些谈判。他们同他们的庇护人一起试图以穿梭外交和逐步解决的办法来代替会谈问题。但是，穿梭外交和逐步解决办法为我们作了什么？它只是把我们带入僵局，并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局势并未因此种穿梭外交和逐步办法而有所改善。它反而恶化了；现在一触即发的局势较穿梭外交开始前更危险。这些都是事实。

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在花言巧语。但是他们必须停止这样作，并同意开始谈判的基本规定。如果他们不再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参加——那些遭受以色列侵略最惨的人——那么谈判就可在明天开始。但是，显然地，这不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甚至试图进一步推迟关于中东问题的解决的主要问题的决定，他们为了替这种作

法辩护，提出了各种假的论据，甚至提出了我们必须等到美国总统选举过了的新论点。有人说解决中东问题的条件还未成熟。任何客观的人都可以看出，说这种话只是为了把事情拖下去，而不是要开始谈判。他们口头上赞成谈判，但行动上则反对谈判。这是以色列的立场，同时也是他们的庇护人的立场。这种奇怪的作法已经应用于安理会的工作上，甚至应用到接纳安哥拉的问题上，安哥拉加入的问题现在显然视安理会理事国之一的即将举行的选举而定。以色列对谈判的立场就是这样。

请以色列代表停止这些花言巧语。请他同意阿拉伯人关于谈判的基础和撤军问题的看法；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谈判的正式参与者，并同意应保证中东各国的正常情况，以便可以有自由独立的生存，没有侵略和互相攻击的和平。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求得一些谈判的基础，事实上也就可以开始那些会谈。如果以色列代表以这种方法来处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而安理会也可以为谋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它自己的重大贡献。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发言。

突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要在这里提起一九七四年阿拉法特主席应国际社会和本组织105个会员国的邀请在大会发言。阿拉法特先生是以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的身分被邀请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已经取得了不结盟国家集团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资格。这样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表示了——现在也仍然表示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一部分的友人愈来愈孤立。

有人向安理会提到大会第六委员会上关于恐怖主义的辩论。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该委员会所讨论的提案之一就是最危险的恐怖主义是由国家所主使的——以及那些是主使恐怖主义的国家。转化为轰炸黎巴嫩的恐怖主义、转化为炸毁民航机

的恐怖主义——我所谈的是所谓“国家”——就是由国家所主持的恐怖主义。这有如帝国主义国家所主使的恐怖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帮忙打越南人民，帮助打多米尼加共和国及其他地区的人民。可是甚至更危险的是当我们知道这种国家主使的恐怖主义乃是一个运动在其尚未成为国家时所主使的恐怖主义的继续。

我们大家都记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使的恐怖主义反对曾经帮助它的委任统治国英国，和他们自己的同胞，例如我前提过的“祖国号”事件。这种恐怖主义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的言论中找到它的根源。我且引述他的话：“我们应鼓励身无分文的人民越过边界。”现在，鼓动一国的身无分文的人民越过边界，我认为就是一种最严重最公然的恐怖主义。这不仅是赫兹尔的言论，这是现在仍在实行的观念。我前天曾经说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名犹太复国主义的伞兵部队前任司令，大卫地·阿哈龙博士在特拉维夫的国立阿雷·本·伊利塞尔大学讲课时曾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避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流血的话，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迁移，也就是说，把此地所有的阿拉伯人迁移到阿拉伯各国去，当然，这应该是经由合理的方法来达成。’”（第一九一七次会议，英文本第8-10页）

这就是恐怖主义——迁移所有的居民，不管他们是心甘情愿还是被迫。我们大家都记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德尔亚辛所干的集体屠杀和其他的罪行。

在安理会上有人说卡亨法师只是一个宗派的代表。我不关心卡亨法师，我关心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策略。我记起，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被炸的时候，犹太协会几乎痛斥这个行动。但是后来怎么样呢？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時候，有几个罪犯凶手却入阁当了部长。我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除掉了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在观念上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运动。现在我们同胞所做的就是行使其生存的权利和反对被集体屠杀的权利。他们正在从事一个反抗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运动。假如他们的命运是要被诱拐出境，那么他们就有权有责武装反抗。

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提谈判。我实在想象不出侵略占领军和被占领压迫的人民之间有什么好谈判。占领军和一心谋求解放的被压迫人民之间唯一可理解的语言就是反抗，武装反抗。

据说在约旦河西岸有几件孤立的投石事件。我要提醒安理会我前天所作的评论，为了这几件孤立的投石事件可不必实行宵禁和请伞兵来干预。事实是反抗可不是孤立事件。它是对占领军的全面武装反抗。我们要在这里处理的是占领问题，而不是阿拉伯各国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有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某些关于基督徒可怜的命运的事情。叙利亚代表在此表明，我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以为这有什么特别光彩——我生下来就是个基督徒，也是以基督徒的方式教养成人的——但有一件事我颇引以为荣。由于我维护信仰，我曾被封以圣墓勋位。这只是告诉你，阿拉伯世界中的基督徒也会被任命为他们的国家的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可是我得告诉安理会教皇陛下的关心。我只是讲述大意，因为我记不起原来的字句，但是教皇陛下对圣地中神殿的前途表示很大的关心。他忧虑这些神殿由于缺乏礼拜的人最后就会沦为博物馆。礼拜的人们怎样了呢？他们没有变成无神论者。他们是被迫离开故乡的。这件事情本身很明白地显示了基督徒在圣地占领军底下的遭遇。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犹太人的真正代表。我刚获知，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已拆毁了圣城卫士会的屠宰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屠宰场，用来举行他们宗教的特别仪式，而耶路撒冷市长——我们常听到广播邀请人们访问他统治的耶路撒冷——却决定拆毁他们的屠宰场。这些人就是犹太人的保护人——至少他们自称是保护人。

我衷心期望，安理会的审议能常考虑到列在议程上的问题。这就需要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情况。

主席：索马里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我很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要求发言，但是我为了反驳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对我国的无理控诉，不得不这样做。

以色列的代表控诉我国威胁了我们所生活的地区的和平，同时也威胁了我们的四邻。首先，我要直截地否定这种没有根据的控诉。假如这种控诉说明任何事情，它说明了以色列代表对于世界上我们那一部分的事实情况的无知。若干国家政府，为了达到某种预谋的政策目的，在某些地区散布虚伪恶意的控诉和宣传，我国政府与此相反，它一直遵循和平、正义和国际谅解的政策。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种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截然不同，我国政府一贯对国际法和人权的原則严格尊重。

我相信安理会理事国很容易了解以色列代表控诉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背后用心是他明显地企图使辩论离开目前的正题。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问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篡夺蚕食非法占来的阿拉伯人的土地。以色列代表不能否认以他国家政府和军队的力量，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清一色的犹太人的定居点，铲除许多阿拉伯人的社区，驱逐阿拉伯人民离开他们故土，没收阿拉伯人的财产，恐吓和谋杀阿拉伯人。这些可恶的行动是促使局势紧张和有爆炸性的因素，正由于这种紧张和有爆炸性的局势，我国代表团才敦促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强迫以色列停止其法西斯的镇压政策，并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主席：经过协商，显示其他的发言人也希望参加这个辩论。假如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不反对的话，我打算在五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召开安理会下一次的会议。因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六时十分散会